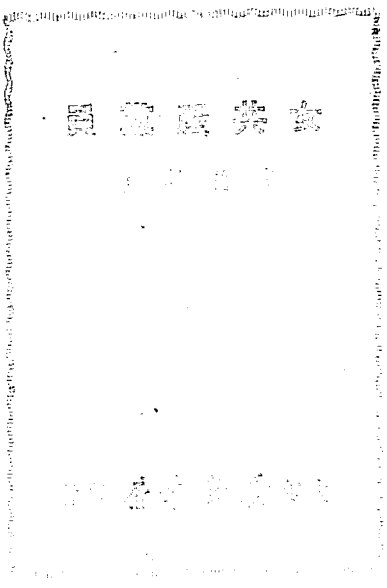
李伯釗作

女共產黨員

大連新華書店印行



3 0538 9866 8

857·83
293=2

前記

做一個中國共產黨的女黨員，毛澤東同志的學生，是非常光榮的。我們的帥大姐……帥光同志，堪稱女共產黨員的模範。從她同階級敵人鬥爭的片段經歷中，可以看出：爲什麼中國共產黨員受到人民無限的尊敬，而階級敵人希望消滅他。我忠實的筆錄了她遭受敵人摧殘的經過。

伯釗　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

101331

目錄

約會……一
初審……五
公安總局……八
女監……一三
水刑……二三
獄中生活……三二
驅局……三三
南京憲兵司令部……三九
判決……四三
在押解途中……四六
她終於回到工作崗位……四七

約會

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，一個爽朗晴天的上午。

在上海滬東青雲里的前樓上，一切陳設與傢具與同居家人所備差不了許多。室內坐了五個人，說是在聊天吧，各人的面部表情緊張到極度，且嚴肅，每雙眼睛都集中在正在說話人的身上，惟有阿金不時伸頭照料一下衖堂中來往行人的動靜，他是靠着窗戶站的。坐中僅有一個女性，約莫三十歲的光景，湖南人，她是江蘇省委的婦女部長　帥大姐。

她正在參加共產黨江蘇省委常委會議。聽取省委書記德生同志關於全上海市絲廠罷工的指示，惟恐漏掉一個字，聽錯一句話，精神異常集中，近視眼瞇得一條線似的。

『……全上海市的絲廠罷工，必須堅持到底，不能讓廠方猖獗，欺負失業工人，他們企圖收買車頭阿姐，破壞罷工，我們用一切辦法，利用種種機會告訴工人，揭破廠方的陰謀鬼計……』

突然一件事襲入帥大姐的腦際——十二點鐘在新閘橋同王大嫂的約會。她馬上立

起，走向桌邊，桌上時鐘指着十二點三刻，她決定向正在作結論的德生同志告假早退：

『我馬上有事去……！』作主席的很了解她的性情，向來工作負責，立即頷首允許她早退。只低聲的告訴她：

『……回頭讓張浩同志把結論告訴你……』。衆人的視線，聚在帥大姐身上，四對眼睛似乎關心的說：『你走好！』

她幾乎是衝下樓去的，跑出街去邊走邊想：『多不好，王大嫂是個新同志，人老實，準早來了，我第一次同他約會就不遵守時刻。』拚命的一直奔向新閘橋。眼看到了，她來回走了兩三遍，無軌電車急急駛過，來往的人觸動她的身體，但總看不見新閘橋在那兒，她不禁奇怪起來：『難道搬了家不成?!』她自己感覺得愈急愈找不着，便有意識的控制自己的情緒，安靜一下。她肚裡餓極了眼睛發花，眼前許多黑點和一個個的小圈圈。她拐進馬路旁邊一家麵包店，花了七個銅板買了一個麵包，站在馬路邊乾嚼起來。的確，她是餓壞了，從昨晚起，發生了閘北區委書記被捕的事件，書記的老婆小珠——閘北區婦委，設法營救他老公（丈夫）去了。帥大姐當晚便挑選了王大嫂——年約四十餘歲的一個絲廠的老女工，代替小珠的工作。當時帥大姐是兼絲廠罷工委員會主席，正籌備開閘北女工活動分子會議。怕誤了活動分子會議而採取的緊急措施。她昨晚忙了一整夜，夜飯也顧不上，回家倒頭便睡，第二天清早忙着出席省委常委會，躭誤了

早飯，她是廢寢忘餐的在幹工作。她常說：

『餓了飯，可以補，誤了工作，無法補償。』

麵包快嚼光了，她的眼睛清亮了，眼前出現了新閘橋，那灰色的欄杆清清楚楚的看在眼裡了，一下發現王大嫂背着身子端端的立在橋邊眼睛望着河水。她高興得幾乎叫了出來，三兩步便橫竄過馬路去，同王大嫂打招呼，王大嫂一回過頭來，正同她打了個照面，撅着嘴，做出十分難過的神情。帥大姐心想：『她不理我，大概嫌我來得遲了，約定十二點，現在快一點了，難怪她不高興，我好好的和她解釋解釋。』

『王大嫂！……王大嫂！……』她滿臉笑的走近王大嫂，想拉她的手，王大嫂面孔冰冷，一聲不響，帥大姐更親熱的帶着賠罪道歉意的口吻，親熱的叫道：

『王……大……嫂！』

帥大姐的右肩，被一隻有力的手掌沉重的打了一擊！一個身材高大，戴博士帽，着黑大掛的包打聽式的人物站在她面前，一輛汽車急駛過來，停在橋上。

『請儂（你）上車！』打馬路那邊，跑過另一個大個子來！凶神惡煞的朝着帥大姐吼道。

『哦梭一挨！（快些！）』立時來往行人停住，交通也阻塞了，看熱鬧的愈來愈多，帥大姐心竅靈動，知道這是玩的什麼把戲，不慌不忙的，操着一口的湖南腔，裝

做鄉下佬的神氣，呆呆的望着和她面對面站着的包打聽。

『麼車？公共汽車？我坐不來……』

『娘個×：儂怕阿拉（我）勿（不）認得儂個共產黨！』那粗魯的傢伙狠心狠腸的一巴掌打在她的左頰上，耳朵裡嗡了好一陣，在頰上顯出三條紅紅地手指印。

『搜！』

十月的天氣，該沾棉了，帥大姐身上穿了一件布夾襖，單袴，身上一無所有，只在衣袋內搜出兩把鑰匙，戴博士帽的以沒有搜到禁物或鈔票之類，感到不滿。帥大姐此時眼快手快的，一把從包打聽手上把鑰匙奪過來，順手丟到橋下河裡去了！這樣，她可逃避說她是在上海住家的，省得盤問她的住址。『拍』的一聲，凶傢伙的巴掌落在帥大姐的右頰上，接着一連幾耳光，打的她眼冒火星，耳朵嗡的聽不見，吐了兩口牙齒血。

馬路上交通斷絕，人山人海，重重圍住。

『抓共產黨。』

『女的。』

『胡說八道，分明一個鄉下佬……』誰在分辯似的低語着。

『昨兒看抓共產黨，今兒又看抓共產黨，觸霉頭（倒霉），共產黨邪氣（很的意思）多來兮（多的意思）……』

警察驅散着看熱鬧的閒人，帥大姐、王大嫂被蜂擁着上汽車了，直向閘北警察分局駛去。在路上，帥大姐找機會和王大嫂說話：

『王大嫂，你說，這是怎麼弄的？把我們載到那去？……』

『再話（讀哦）（再說話）！槍斃儂！』

初　審

汽車筆直駛進閘北分局的大門，帥大姐、王大嫂被帶進一間空屋裡，孤零零一張長凳靠壁放着。帥大姐走過去坐了，王大嫂呆立在屋中間，那兒傢伙在旁邊監視着，不大一陣，室外傳來許多人的脚步聲，走進來的却只一個，其餘大約都立在門外了，進來的人身材矮小，滿面烟容，嘴上蓄着一叢鬍鬚，好似巡官的身分。

『你叫什麼名子？』

『陳王氏，我的男人會照像，出遠門去了多年音訊渺無，沒法生活，才到上海來找王大嫂，他是我娘家遠房的嫂子，托她尋事做，誰知上海地方大，人生面不熟，連馬路的名字還摸不大清楚呢……』

她在車上打下了腹稿，順嘴溜着說，但她留神觀察巡官，顯然是不滿意她準備好的一套口供。一雙懷疑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過她。

『不相信問王大嫂，看是不是眞的。』她鎭定而誠實，立意要騙過這『混蛋』才好。

『我問你叫什麼名字？』對方嚴厲的發問。

『陳王氏。』帥大姐腰直起來。

『名字！名字！』

『我媽生下我來沒有取過名字。』

戴博士帽的包打聽跟巡官丟了一個眼風：

『伊勿話（她不說），格末（那末的意思）讓王大嫂話好了！』帥大姐鼓着眼盯住王大嫂，王大嫂猛抬頭接觸到她冷冷的目光，閃電一樣透過全身，不禁戰慄，低頭不語了！

『怎麼？你怕她？快說！』

『沒嗎話格（沒有話嗎）？』王大嫂扭動了一下身子，乾咳了幾聲。情不由己的用手弄捲着衣襟。帥大姐擔心王大嫂擋不過頭陣，經不住人問，便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『我嚇，是十二月初五生，叫王臘梅，剛才一下糊塗了，現在記起來了，你說多……。』

『娘個×，儂裝瘋賣傻，儂當阿拉弗認識儂，共產黨裡廂個大好佬（重要的人）。』

『你說的什麼？我叫王臘梅？臘月初五生，叫王臘梅。』

包打聽耳根都紅了，滿面紫脹，酒刺小膿泡一個個突起，順手舉起指頭粗的手杖，沒頭沒臉的亂敲，嘣……嘣……嘣：如雹子似的落在帥大姐頭上、臉上、身上。她的頭發暈，雙眼青腫，額角鮮血直冒，耳朵嗡嗡亂叫，她以全力支持住她的身體，怕昏倒，身子緊緊靠住牆壁，不向敵人示弱，從心底衝出一股力量，抵抗了肉體的痛楚，橫了心，抵死不再說一句話，她的結論是：

『敵人是殘酷的畜生，永遠聽不懂人話。』

『勿話，打死儂！』

挨打的人沒有回答。

『認識麼？馬子青。』帥大姐聽出是山東人的口音。

『說了，算了！』停一停又說：

『何必自找苦頭吃呢？』他是帥大姐正在挨毒打的時候跨進門裡來的。等了一陣，聽不見女犯人回話，那殺人不眨眼的凶傢伙舉起手杖就在帥大姐頭上、身上飛舞了。只聽見籐杖發出嗡嗡的聲音，這一陣更凶狠的毒打，把帥大姐摔倒了。沒有再聽見她說一句話。大烟鬼巡官是個會做官的，知道這是共產黨的一名要犯，打死了難辦，肚裡有數，趁『活』着送給上峯吧！他算是較有自知之明的，這號政治犯，憑經驗是不够本領

對付的，既不怕打，又不怕死，天生的骨頭硬，不如趁早送走。外弼中乾的吼道：

『馬上解到總局！』命令一下，一窩蜂似的擁着帥大姐，架上卡車，王大嫂也陪去。那凶傢伙不滿意：

『太便宜伊了！』

卡車向總局駛去了。

公安總局

『拿定主意，少吃苦頭！』姓馬的山東大漢也隨車來了，當犯人一下車，他便以勸人行善的口氣向帥大姐低聲勸說。

『有什麼可說。』堅定的執傲，誠實而坦白。

『受不了的，小珠只三塊磚，什麼都說了，你同王大嫂的『約會』是她說的呀！你的骨頭又比她硬多少？人總是骨肉做成的，不是鐵打的，可以硬碰硬。』

帥大姐不屑於和狗腿子糾纏，乾脆置之不理，她想休息一忽，靜一靜腦子，清醒一些，好應付敵人。上海白色恐怖一天天的嚴重，她想起無數被難的同志們。上午在滬東區開會的情景鑽進她腦子來了，一個個緊張嚴肅的面孔，像卡片一張張的浮過。『會許是開完了，也許會還沒散。』忽然似乎張浩同志魁梧的身體已經在馬路上四處奔跑，忙

着佈置工作，忙着營救她，忙着搬家……她恩想如野馬在草原一樣的馳騁，感到無窮盡的快慰。『他們是絕不會有危險的，因爲我什麼也不會告訴敵人，嘴死死的閉緊，像貼了封條一樣，從我口裏漏一半句有利於敵人的話都是罪過。』

犯人被帶到一間寬敞的廳堂，正中桌上供着一個『黑包袱』閃閃發光，兩旁却站了十來個身强力壯大手大足的警兵。一律黑衣、黑袴、黑帽，帽上一圈白邊。地上擺着刑具，周圍猙獰的臉嘴，使她預感到沉重的壓力，她忽然覺到了十月天氣的寒冷，皮膚全是鷄粒，哆嗦得差一點支撐不住自己的身體。馬大漢把一床髒氈子披在帥大姐身上。

『冷吧！』

她感到這是莫大的侮辱，她恨她瘦弱的身體沒出息，怕冷，氣得她全身發戰，把氈子摔在地上。突如其來的一聲冷笑，桌上『黑包袱』動彈了一下。

『怕……嗎？好好的說，可以……不用刑具的？』

帥大姐看見桌上『黑包袱』原來是一個瘦骨零丁連衣服都架不起的法官，面色發霉，三分像人七分似鬼。剛才閃光的是他的黑緞馬褂。

『哼！既抓來了就不預備活着出去！』她心想。

帥大姐自己向自己下命令似的，『抵抗這般狗東西！黨培養我這多年，是考驗我的時候了。』她再不覺到寒冷。筆直的立着。

『你姓……什麼？』

『……』

『叫……叫什麼名字？』

『……』

『那……那裏人？』沉重的聲音好似鐵錘落在棉花上，軟軟的，沒有反響，法官有點生氣，口更吃：

『這裏是總局……總局……懂麼？有王法……王法……』

一連又問了幾聲，『說……不說，』帥大姐仍是木頭一樣立着。誰一脚把她踢翻在地上，七手八脚的把她綁在刑具上。

『你準備說吧！』馬大漢怕帥大姐最後失掉了機會似的再問一句，帥大姐堅決搖了一下頭，以示她反抗對她殘忍的虐待。法官一抬手，兩旁人把帥大姐挾住。

『老虎橙！』司刑者，手技諳熟。

一塊磚……

二塊……

三塊……

只聽見帥大姐骨頭發出吱吱的響聲，她脚上穿的一雙單襪，脚後跟被磚頭磨破，鮮

血順着磚頭流了一大灘，心裡火辣辣地像刀在扎，眼前發黑，昏過去了。

等她蘇醒過來，發見小珠立在她身旁，拿手巾掩着臉，似乎在拭眼淚。她頓時明白她被小珠出賣了。她噁心小珠，濃濃的唾了一口痰，可惜沒有落到小珠臉上。她盤算着應付叛徒：『好個爛汚貨，做得好事。』她心裏亮亮的，若無其事的，忘記了她肉體創傷的痛苦。小珠見帥大姐醒來，簡直抬不起頭，滿臉羞愧，她沒法開口，知道帥大姐的脾氣，準會罵的她無地容身，想走出去又不敢。怕特務打她，躊躇了好久，被特務逼不過，才鼓着氣叫：

『帥……大……姐！』

『你是誰家姑娘呀？我和你人生面不熟，你認錯人了吧？你在那裏見過我來？天下同模同樣的人多哩！你不要冤枉好人呀，修個好，菩薩保佑你嫁個好女婿，多子多孫……。』她故意裝糊塗。

『娘個×，滑……頭滑腦。』法官問：

『小……珠！她是幹什麼的？』小珠死死用手巾矇住臉，不敢看帥大姐。

『你要……不要你男人活……命？』

『你不……說，槍斃你的男人！』

小珠抽抽噎噎的說道：

『她是江蘇……省婦委……絲廠罷工……委員會個主席……。』

『聽，……聽；……見嗎？她說什麼？』審問的人似乎獲得了全部證據似的。

『槍……斃儂！』特務們張牙舞爪，滿意他們的『成功』。

帥大姐一口咬定她是陳王氏。此外，任你怎麼問，她決心做啞吧。這回把個山東馬大漢臉都氣得跟黃臘一樣。跳來跳去，跟瘋狗一樣。法官一招手！

『加磚』！

『四……』。

『五……』。

『六……』。帥大姐忍住絞痛，時昏時醒！用刑的偷偷告訴法官，不能再加磚了。

『那麼，問她說……不說？』

『一字不說！』馬大漢覺得束手無策了。

『使槓子！』大廳裡騷動了一陣，把犯人按在地上。帥大姐只覺得一根粗木頭橫在大腿上，劇烈的一陣刺痛，心都撕碎了，耳鳴眼黑的昏死過去！大腿皮肉壓壞了，兩個碗大的肉球離開腿骨突起在膝蓋上，像兩個血肉饅頭，發着紫青色，右腿骨折斷了，滿地的血，她薄薄的一條單袴，早被鮮血濕透了。

女監

當帥大姐被抬進女監的時候，犯人們都被這血跡糢糊，躺在門板上的女犯人驚動了。

『伊（她）犯什麼案子？』

『斷氣了，往女監抬不如買副薄板裝了省事！』

『想的頂闊氣，誰把犯人當人？有牀破蓆裹屍，不讓狗扯狼撕就算有造化了。』一個犯人對另一個犯人說。

『上大刑哪！瞧！伊那腿……』

『觸霉頭，今朝來，明朝送喪，省碗牢飯餵狗食！』女看守一面從懷裏摸鑰匙開看守所女監房門，一面對上峯送這半死的女犯人進來心懷不滿。女看守矮胖身材，濃眉大眼，一臉橫肉，滿口金牙。一身陰丹士林的短衫袴，成天都好像和人在生氣。做事倒很有魄力，男監女監，上上下下，頗有幾分怕她，就那男看守也得逢事讓她三分。

她看見帥大姐被血染紅的單袴，凝僵了，右腿骨折的尖端鼓起來，她心裡有一點女人對女人的同情心，這是她有生以來打破紀錄的頭一回。在她看來，一個女人吃官司打成這樣，起碼有幾根英雄骨，她有點佩服這位女犯人，反常的取了一牀厚厚的棉被，沒

頭沒腦的蓋住女犯人，吼開旁邊圍住看的一群女犯人：

『哭喪還早，滾開些！』

王大嫂比帥大姐早一些進女監，一見抬進帥大姐來，她臉都駭白了，讓周圍搶着看的人把她推過來擠過去！四肢麻木，像失了知覺似的，『是阿拉害了伊，阿拉對不住伊……！』她忍不住一陣心酸，眼淚順着面頰流！『伊平素對阿拉好，耐煩，遇着阿拉不會話的，伊一句一句教。沒有伊，阿拉的工作沒法開頭，提阿拉當間北婦委；伊整整教育了阿拉一夜！伊是好人，害伊吃官司，阿拉的天良遭狗食了呢！』她愈想愈傷心，愈想愈失悔，悔不該聽小珠擺佈，供出帥大姐來，她率性坐在地下痛哭起來！她以爲供了帥大姐，省得自己吃官司，誰知會把她害得這樣苦。

一個女犯人看王大嫂哭得太傷心，說道：『留着身子要緊，哭傷了，一天兩碗牢飯摻沙子，誰管儂死活？反正這人（指帥大姐）的案情不輕，伊受誰的寃屈也不曉得……。』

王大嫂被這不解內情的女犯一席話觸到內疚，更加放聲嚎啕。女看守罵道：

『誰化銅鈿（錢）買儂哭喪！牢裏有牢裏的規矩，打儂兩記耳光靜阿拉個手，痛快把儂男人交出來，萬事大吉。』王大嫂不管女看守怎末罵，抱定決心：『翻口供！再供帥大姐就不是人。』

天近黃昏，吹來一陣寒風，犯人背靠背取暖，女看守和男看守悄悄在一起拉話。

『伊心窩窩有點暖氣，二十幾不到三十的人，不死也落個殘廢！』

『今晚熬得過去？』

『伊死是死不了，活受罪……。』

『共產黨的案子，來頭不小……』

『談也勿要談，半大脚的鄉下佬有多大排場，話勿定(說不定)是吃寃枉官司嘛！』

『聽人話伊是共產黨案子！』

『管伊共產勿共產，讓孫三替伊接好腿，今生作孽修來世。話勿定當强盜的還有天良不黑心。』

『……』

『只要孫三伊肯出力，要物事（東西），要銅鋼歸我！』女看守慷慨的應承下來。兩手往腰上一叉，似乎非要男看守立刻答應她的要求，帶點威脅的神氣。她很早就打聽到男監的孫三是一名遠近馳名的江洋大盜，有飛簷走壁之能，能治跌打損傷，手到病除，她是親眼見的，前不久一個越獄未遂，跌壞了螺絲骨的犯人，是經他一手包治的，她被他的本領迷住了，過中秋節她還送了一壺酒給孫三喝。她以爲，除了孫三誰也不敢替女犯人接折骨，男看守呆了半天才哼道：

『伊不成，看傷是什麼傷？怕傷的是內臟！』

『關照孫三，伊那門子看家本事關在牢裡廂（牢裡面）沒處使，結幾個牢裡廂朋友對伊沒壞處，帮人行好，修積陰功的……。』

男看守懂得幹這勾當是違法的，一旦走漏了消息非同小可，『通共黨』是要槍斃的！但他又同女看守同事多年，了解她的脾氣，說到做到，被女看守纏不過，只得答應去『問問孫三本人看。』女看守眉宇之間，有點喜氣，她輕脚輕手回到女監，天都黑盡了，她開了女監的門，女犯人都躺下了，她掀開棉被摸摸帥大姐的手，溫溫底。

『伊有活命了！』她心裡一喜！

她本想關照女犯人幾聲，一時不知從何說起，正預備去尋男看守，她耳尖，聽見有人低聲在喚她，馬上輕脚輕手的迎出去。

『伊那能話（他怎麼說）？』女看守懷着滿懷希望。

『伊怕連累……土匪案加共產案吃不消。』

不等男看守說完她就發大脾氣了：

『伊娘的個×，賊眉賊眼，賊心賊肝，賊腸賊肚肚……。』

『儂勿要亂嚷？話完了，好商量嗒呀！』

『牽絲攀籐（拖拖拉拉的意思），儂急煞人了！』

『伊話要做末（他說要做的話，）總歸要等查閻以後，還要答應代伊放風……一隻白公鷄筋肉搗碎，要保險乾淨，用乾荷葉包着，藥料伊自己拌！』

女看守笑了：『阿拉話，伊强盜終歸長的是顆人心嗎？好事一件不做，壞事做絕，十八層阿鼻地獄够嗒熬，下油鍋上刀山……。』她口裏在罵，心裏快活。

『頂重要嗒勿要漏氣（走消息的意思）！』

『伊要的物事我去辦。』停了一停折身向着女犯：

『愛聽的聽道，幹事靠膽量，敢說敢做，怕事的畏首畏尾，比畜生不如，有本事告密的早拿定主意，破了一條命，不相信鷄蛋碰過石頭！看誰硬過誰。』

男看守先奇怪她對帥大姐破例的熱心，自己倒總有點害怕惹是非，輕則打掉飯碗，重則危及生命，直到聽了女看守對女犯人的一席話，膽也壯了，心也活了。不像剛才那樣不上勁了：趕緊跑回男監去，跟孫三和幾個膽量大的犯人按女看守的話原句原樣的背了一遍，一時覺得自己也是數一數二的一條好漢了。高了興，買了一壺酒，關上房門自斟自飲起來！

時間愈過愈慢，女看守等得臉發燒，燥熱，臨時換了身黑夾襖，跑去敲了好幾次男看守的門問時間，她如身臨大敵似的緊張了半夜，好容易挨到十二點過，查監的提着馬燈搖搖擺擺的來了，到男監查看完了，到女監柵門前站住了，把馬燈提得高高的，格外

仔細的望着躺着不動的帥大姐。問女看守道：

『伊那能哪（她怎麼哪）？』

『伊只心窩有點熱氣，手脚冰凉嘛……』

『伊不肯供出機關來！過硬？能硬過王法？』

『共產黨嘛八字大，死勿了！』

『伊是共產黨裡廂個大好佬！』把大姆指一伸，同時也在聲音裡關照女看守要嚴謹些。

『槍斃拉倒？』

『太便宜伊了！……往後戲長呢……』查監的轉身走了。

犯人睡熟了，監裡監外一片靜寂，只男監傳出犯人的鼾聲。男看守打頭提着燈籠，緊隨着孫三，女看守尾後，手裡捧着乾荷葉包的搗碎的鷄肉，是托她女婿到館子去弄來的，到女監房門柵前，她小心翼翼地將包遞給孫三，從懷裡掏出鑰匙，把女監的門開了，三人躡脚躡手的走進去，女看守把帥大姐的棉被掀開，孫三雙眼注視着那短縮的右腿，放下荷葉包，輕輕的摸着骨折的地方，把嘴一呶，讓男看守把燈籠交給女看守，要男看守用力按着帥大姐的上身，然後順着上下骨折的方位，使力的一扯一拉。帥大姐痛的大叫了一聲，把女看守和孫三嚇了一大跳，男看守驚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只見孫三頭上

豆大的汗珠直冒。女看守環顧睡覺的女犯人說道：『不打算活下去的起來看吧！好告密領賞錢去……』女監裏是鴉雀無聲。男看守，孫三壯起膽來，孫三熟練的把藥包攤開，安置在傷口處，搗爛的鷄肉繞着傷口敷了一圈，用一片乾淨布蓋住傷口，男看守幫他綁扎傷口，用一些破布纏在外面作掩護。

『不要讓伊動，一過三十天就……』。孫三自信的說罷，不停的用衣袖拭去頭上的大汗。女犯們都像怕鬼似的，用被蒙住頭，有膽大的昂頭望了一下，趕忙又縮進被裡。女看守滿心高興，給帥大姐蓋上棉被，三個人不聲不響的退出了女監，女監監門的鎖『卡噠』響了，女監重新鎖了門。

第二天，無論男監女監，都默守着昨晚的秘密——孫三替帥大姐接骨的事，誰都擔着一份心事，怕提審，不僅帥大姐吃不住，昨晚接骨的秘密被發現，牽連太大，非觸霉頭不可，首犯當然是女看守。

『反正都有份！』女看守半似無意半有意的暗示大家，誰想『討好』『通風』一定吃癟。帥大姐的事成了男監女監絕大的秘密，似乎大家與她休戚相關。虧那能說會道的女看守，向上峯報了『重病』。暫不提審，直到『停審』的話傳下來，大家放心，鬆了口氣。

一連幾天過去了。

帥大姐在那些同情她，愛護她的女犯人照顧下，能喝一點開水和粥湯了。她混身筋骨酸痛、發熱、動彈不得，特別是那雙受過重刑的腿，酸楚比痛更難受，她知道既落到敵人手裡，是不會讓她活着出去的。盼望速死的念頭，頑石一樣的盤據在心頭，她情緒很安靜，一個據說是傷害人命案的安徽籍的女犯人，非常關懷帥大姐，這種同情心是帥大姐受刑過重引起的憐惜，抑是女看守的『破格』照顧的影響，或僅是同做囚犯的同病相憐，從未聽她向人表白過，只知道她家很窮，她才十七歲，相貌生得端正，身材適中，一雙大大的明亮潤澤的眼睛，顯出她的天眞無邪，但她不大愛說話，所以顯得少年老成。從她的儀表，找不出一絲殺人犯的痕跡，她只同女看守談過一回，她無父無母，十五歲上，她哥哥和嫂子把她賣給一個商人做媳婦，過門不久兒子死了，她婆婆嫌公公待她好，爲抓錯一付藥說是毒藥，她婆婆勾通了醫生，硬說她安心毒死她。當天夜裡就把她抓進女監來了，她的哥哥嫂子已回原籍去了，她呆在這兒吃寃枉官司，幾天以來，曾多次的偷偷去瞧帥大姐，察看這垂死的犯人有無動靜，每次都使她失望，帥大姐死屍一般的躺着。她常常下垂着眼皮，安靜的回到被指定給她的床位，只輕輕的嘆一聲氣，有一天下午當她發現帥大姐一雙疲憊極了的眼睛，很吃力的張開，環顧四周，她像逢着冬天的太陽一樣的舒服，全身都活動起來，她不顧一切的，上去像親人一樣的問道：

『要不要喝點開水？』帥大姐微微的向她點頭，她馬上端一碗溫開水送到帥大姐嘴

邊去，用女監裡唯一暗藏起來的缺嘴瓦匙，喂了二匙開水，帥大姐，渴得很，匙子喂水不能滿足她的需要，掙扎着身子想坐起來喝水，全身筋骨像脫節似的奇痛，她咬緊牙關，把嘴閉得緊緊的，安徽籍的女犯人，全女監通稱她阿妹，在旁邊靜靜侍候着，只等帥大姐一張口，她便不厭煩的一匙一匙的把溫水送進她嘴裡。那嘴唇烏黑，焦裂的唇皮被開水潤濕了泛着鷄皮的白色，呼吸短促，嘴唇鼻孔不停的抽搐，身上發出一股令人惡心的腥味，額上鼓脹着青紫色的大包，正中一個有鷄蛋大，兩頰被指甲戳破的傷痕，結了血痂，一縷頭髮凝在血痂上了，臉部上半部腫脹，頰骨以下乾癟，兩頰凹下，愈看愈不像臉，愈看愈怕人，但阿妹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她。

「她受這樣的煎熬，沒聽見她說過一聲痛，沒聽見她哭過一聲，比我强……。」

半碗開水喂完了，捨不得離開一步。肚裡在盤算，怎麼同女看守商量，買幾個鷄蛋跟她冲蛋花喝，滋補她受傷的身體，錢由各家湊份子吧，她從懷裏掏出隱藏了幾個月的兩角毫洋，緊緊的握在手心裡，汗濕了毫洋，女看守老等不來，她便索性找兩個與她要好的女犯人先秘密的談論起來，她們估量女看守不會拒絕她們的建議的。

一種什麼姻緣把女監的犯人同帥大姐連在一起了，她們躭心她的腿會成殘廢，孫三接骨的本領她們懷疑。她們對帥大姐體貼入微，安徽阿妹更是獨特的愛護備至，她常常小心翼翼的用一隻缺口碗去接帥大姐的便溺，減少她由於身體移動時所引起的痛苦。女

監裡無論誰都樂於爲帥大姐服一點務，似乎其中有說不出的快樂，多少在無聊靜寂的囚犯生活中增加了新鮮活潑的空氣，愈爲她忙碌愈能獲得安慰，她們共同要完成一個傑作——使帥大姐健康恢復。女看守看出她們共同的興趣所在，自己反倒省事，落得撐隻眼閉隻眼毫不加以干涉。有時上面派人來查看女監，就故意作威作福惡言惡語的把女犯人們臭罵一頓。

『爛污×！站開！伊（指帥大姐）都發臭了，挨那麼近……！』

女犯人懂得這是女看守罵給查監的人聽的，都裝模作樣的撅着嘴，臉上做出不高興的神色。等查監的一走開，她們就對女看守做出笑臉，跟平常一樣的對她和氣。在這樣的空氣中，王大嫂隨和多了，但她始終不敢和帥大姐交談。她的內疚使她羞慚，實際上她在獄中的表現，帥大姐早就洞悉了她心裡的痛苦。從未在言語之間刺激過她，而王大嫂眞實的悔悟，帥大姐更願意幫助她改正過錯。

水　刑

早晨，天陰，從半夜裏颳起了北風來，十二月初旬的寒風打在人的面上，像刀子割一樣，男女監的囚犯身上還穿單衣單袴，凍的縮成一團在地上蜷着。男監的人多背靠背盤膝取暖，有忍不住牙關作響的。季節變換使帥大姐全身的關節像被大鐵錘錘碎似的發

酸，她的燒早退了，神志也清醒了，女犯們對她好意的招呼和關切，她用簡捷感激的話，或以柔和的目光答謝她們，但誰都無法在天氣變化的日子裏減輕她週身不可抵禦的骨節酸痛。一陣突如其來的，急驟的脚步聲驚動了她，一個人在天井裡俏皮兼開玩笑似的說：

『躺够了，娘個×！讓她到黃浦灘去玩玩！』

女犯們全聽見了，誰也知道這話是對帥大姐說的，她們預感這一次一定『凶多吉少』！那安徽阿妹駭的哭起來，女看守不知和誰生氣，還是藉題發揮：

『害得人白日夜裏操心，生就八字，閻王老爺不收賬嘛，剩下個骨頭架架，人話共產黨骨頭硬，傷了骨頭還有個筋，龍王爺請儂吃早點呀！快一點！』

『讓伊喝個飽！』

帥大姐想這是什麼意思呢？『狗腿們問不出什麼，想丟我到黃浦灘淹死！好！葬身魚腹，落得個清白。』心裡反高興，混身的筋骨痛也忘了，側身聽見安徽阿妹在哭泣，心裏很難受。

『算了！』她自己對自己說：

『難過有什麼用，千萬不要示弱，死得像樣一些，她們這些日子像親人一樣的待我，臨死留給她們好影響，讓她們看看共產黨員在敵人面前，是個什麼樣子。』她的情

緒突然像早晨的太陽一樣開朗起來，愉快極了！女看守告訴她：

『要提審儂了！』

帥大姐被放在門板上抬出女監，在天井裡被寒風刺激，她心裡更寬敞明亮，她立意要衝破陰沉沉的空氣，破除低壓，她就唱起國際歌來：

『起來！飢寒交迫的奴隸；

起來！全世界的罪人！

滿腔的熱血……

……

英特拉雄拉爾就一定要實現……』

她高亢的歌聲越來越激動，末後，她是在喊，不是在唱了。男監女監的犯人被這悲壯的場面懾住了！有的犯人忍不住掉淚，安徽阿妹放聲大哭，王大嫂比死了娘還哭得慘，哭聲裏夾着幾聲刺耳的尖叫，誰也聽不出她叫些什麼，愈來哭的人越多了……一個抬帥大姐身材不高的警察，被歌聲激動，鼻尖發麻，眼眶裏包滿了同情的眼淚，裝着衣袖拭汗把眼淚擦乾。但奉命提審的馬特務，却被國際歌聲引起了難以抑制的反感。他罵道：

『可惜你的歌聲感動不了第三國際，莫斯科離上海太遠了！馬克思在天之靈也救不

了你。』

國際歌聲在男女犯人心底留下了不滅的印象，泛起了廣大的同情，女看守也怔了半天，她們都知道她的難過是爲了帥大姐。

帥大姐被抬進一間大花廳裏擱在地下了。她舉目一看，是一間毫無一點陳設的花廳，心裡發生了懷疑：

『不是說上責浦江嗎？』她一時糊塗了，『弄我來這裏幹什麼？』她舉目仔細周圍一看：發現靠右牆擱着一架樓梯，花廳裡，天井裡擠滿了人，其餘什麼也看不見。

『不知道要玩什麼鬼花樣，一死了之吧。』她的情緒鎮定了，不一會，她清楚的看見一個警兵提了一把異樣的大茶壺進來，裏面不知盛什麼東西，另一個警兵抱了一包破布爛棉花，腋下挾了一把鐵錘，她意識道：

『這莫非是刑具？』果不出她所料，這一切是爲她準備的。從她的記憶中，彷彿什麼時候聽被捕出獄的同志講過，用『水刑』的時候，就有一把很大的茶壺，用壺嘴朝犯人鼻孔裏灌煤油水。據他們的經驗：水裏混着一種藥水，從鼻孔中灌進去，人就昏了，全身發麻，神經錯亂，自己控制不了自己，就會亂說話，她愈想愈怕，打了個寒噤，週身哆嗦起來！

『怎麼辦呢？……省委機關，中央婦委接頭處，罷工委員會住址……。萬一糊塗說

出一句半句，豈不危害了黨！……配稱個共產黨員的光榮頭銜嗎？』她心裡難過透了。突然一線閃光，閃現在她的腦際：

『他媽的，我不吞，水進不去，神經不亂就有辦法對付狗子們了。』她拿定了主意。但她似乎覺得這辦法不一定萬全，萬一狗子們拚命灌呢？她來不及想得太週到，馬特務便發問了：

『先說機關的住址，然後；……不說嗎？這玩意兒（指刑法）死是死不了的，有點不大舒服就是……。』爲了加重語氣，把最後一句話尾拖得頂長，說得頂俏皮。

『說不說？』

特務的話像針刺一樣刺在帥大姐的心裏，她火極了，鼓着勇氣：

『沒有說的。』斬釘截鐵的回答。

『來！放倒她！』

帥大姐連人帶門板被綁在樓梯上倒置着。一些爛七八糟，發着臭味的破布爛棉花塡進她口裏，她拚命的咬緊牙關抵抗，旁邊有人用木棍伸進口裡去把她兩邊坐牙敲掉了：鮮血順着嘴角流了出來。

『灌！』命令一下，行刑的警兵提着一把大壺摻了煤油的水直往她鼻孔裏灌，一陣說不出的難過，透過她的心房，透過全身……，她預定的主意，『不吞一口水』失敗

了。但所幸腦子尚清醒。使她從刑法給予的難於忍受的苦難中獲得了慰藉，從思想裏驅逐了『怕腦子糊塗』的恐懼心理。她寬心的忍受，直到她靈魂的毀滅，始終是清白無瑕的。

一壺水灌完之後，馬特務叫人把帥大姐平放在地上，取出了她口中滿塞的穢物。

『問她說不說？』帥大姐想罵，沒有力氣，胸裏一陣難過，她惡腥得從口裏嗆出一些水來，接着就翻腸倒肚的吐了，綠黃的胆汁都嘔出來了。

『嚐嚐這滋味對你有好處，算你擋過頭陣！說不說？』

『狗……東……西。』

『她是吃過麵包的！（意指帥大姐到莫斯科學習過）。與衆不同。』

『說不說？』許多人在威脅着。

『再灌！再灌！』

受刑者並沒有嚇倒，安安靜靜的嚼着沒有要說話的表示。馬特務在倔强的女犯人面前，覺到無能，惱羞成怒，兩耳發燒，兩眼通紅。氣得說不出話來，失悔早上不該在司法處長面前誇口，以爲只消半壺水，便可以逼出口供。他再一抬手，帥大姐第二次被倒置着，頭朝下，脚朝上，髒東西塞滿一嘴，第二壺水灌昏了，眼珠，鼻孔，耳膜發刺痛，心裡慌亂，就心會『糊塗』，實際上她已經不能控制自己的神經了。

馬特務再抬手，第三壺滲煤油的水倒進她的鼻孔了，不到半壺水，她的鼻孔，眼睛

耳朵直冒淡血水，奄奄一息，快斷氣了，從女監裡抬帥大姐那個矮小的警兵站在旁邊問了：

『還灌不灌？』

馬特務一揮手，提大茶壺的警兵住手了。剛好馬特務站的地方正對着帥大姐斷氣以後的面孔。他本不打算看她一眼，誰知一個自始至終不屈服的面孔硬塞進他的眼裡，向他示威，一對金魚似的眼睛鼓出，耳目口鼻的淡血水仍慢慢底往外流着，嘴裡塞着穢物像猪嘴似的伸着，額上的青筋像一條條的蚯蚓。他想避開她，心裡懊喪得很，料不倒一句口供也弄不到手，他曾經誇口要從帥大姐口裡把共產黨江蘇省委搞光，藉此可以飛黃騰達了！誰知竟這樣辣手。忽然間那雙金魚眼睛張大了，淡血水直向他臉上噴來，他退了一步，透亮的一雙金魚眼睛追逼着他，他覺得自己縮得比芝麻還小，還是逃不脫身，背脊上一股寒氣，像發瘧疾似的哆嗦，臉青面黑，警兵以爲他發急病，想扶他：

『馬先生……！』

他一驚，使勁的在地上跺了幾脚，倒抽了一口氣，才恢復了神態；

『猪玀，站着幹什麼？在天井裡挖個坑把她埋掉！』

說完便匆匆的跑出花廳，跟着他跑了一大群。

花廳裏剩下兩個警兵，下午三點，花廳便昏了，他們把帥大姐從梯子上解下來，躺

在門板上，矮小的警兵，用手摸摸她的心窩還有些熱。使勁從她口裏把髒東西掏出來！

『伊能活？』另一個警兵問，『埋了拉倒！』

『把活人當死人埋？冤有頭，債有主，犯不着。』

『伊是儂的親娘？……』

『儂嘴放乾淨！公事公辦，伊是共產黨的大好佬，不死還要拾回女監去！』

『走？』

『慢一挨（慢一點），把這牀被給伊蓋上，我們先找點末子（乾粮）來塡肚子，斷氣就埋掉，不死就拾伊回去，省得姓馬的回頭找麻煩。』

『馬老五早上茶樓酒館舒服去了，管這些？阿拉肚子餓了，去弄點大餅油條，吃了再說！』

『去吧！快回來！』

他等同伴走了以後，輕輕把犯人的棉被四圍扎緊，不讓冷風進去，在天井裏拾到一隻桌腿，又去花廳後面尋了一把乾樹枝，用洋火慢慢點着爛報紙燒起火來取暖，柴火越燒越旺起來。

『不會死的，好同志，死不得！』他恨自己無能爲力營救她，幾天前他曾偷偷地兩次去找關係接頭，機關都搬了家找不着，他準備把帥大姐在獄中的表現告訴組織，他也

曾聽說帥大姐是被叛徒小珠咬了的，可是小珠又討了什麼好呢？一樣的坐班房吃官司。他鄙視小珠，敬佩帥大姐。

天漸漸的黑下來，同伴不見回來，帥大姐筆直躺着，毫無動靜，他心裏急肚裏餓，想離開這兒去找他的同伴，又怕萬一帥大姐蘇醒過來沒人招呼，他回憶起帥大姐出獄時唱國際歌悲壯的情景，在他腦裏翻來翻去，他哭了，似乎聽見同伴的脚步聲音，趕緊擦乾眼淚，突然從帥大姐嘴裏也發出一種微弱的聲音，嚇了他一跳。恰好這時候他的同伴提着一盞馬燈來了，帶來大餅油條，他無心吃東西。慌忙把馬燈接過手來，提得高高的，掀開被，照着犯人的死臉，嘴唇抖動了幾下，他用手掌放到她嘴邊，覺着溫溫的熱氣，呼吸均勻了。他高興的了不得：

『伊活了！伊活了！抬回去！』

帥大姐當晚抬回女監了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女犯人哇噪起來，團團圍住帥大姐，她兩眼紅腫跟胡桃一樣大小，帶點粘性的淡血水，從耳目口鼻中浸出，臉是一張白紙，呼吸微弱，女犯們心裏翻騰：『她犯了什麼大罪？吃這樣厲害的生活！』安徽阿妹忍不住又哭了，她一邊哭一邊用自己的手巾，輕輕的把帥大姐臉上的淡血水拭去，可是拭了以後，又重新慢慢的浸出來！當天，女監裏，誰也不吃中飯，大家心裏被一塊石頭壓住似的，她們彷彿聽誰說：『還

要用電刑』，女犯們莫明其妙的日夜躭着心事，安徽阿妹更躭心帥大姐活不成了。

有一天，女看守對女犯們說：

『女犯人見過不少，數伊的命長，論吃生活，再來十個抵不上伊一個，早上閻王老爺那去上紅賬了，不都爲了伊男人吃官司，眞他媽沒長骨頭的臭男人，讓自己女人受罪，屁不放一個，算人？』

女看守半是佩服帥大姐，半是爲她報不平。然而大家很不理解，明明帥大姐是共產黨案子，她硬說她是爲她男人吃寃枉官司。誰都猜着她是在裝糊塗哩！

獄中生活

十一月飛快渡過，十二月的嚴寒逼人了。獄中囚犯又得抵禦寒冷的侵襲，精神更加萎靡。所幸全女監都關心一個人……帥大姐沒有被『水刑』折磨死，再也沒有提審了，說得頂駭人的電刑也沒用來拷問她了，並非可憐她吃不消，而是用刑的上峯有了『科學的發明』：用過水刑的犯人，再加電刑，則實質上等於對水刑創傷的良好治療，這恰是暴露了特務們如意算盤打得不够高明的地方，他們該先用電刑，再加水刑。刑法水電的顚倒，使帥大姐因他們的『錯誤』而得救了。

溫米湯，粥，和全體的女犯們深厚的友情和照顧，漸漸給帥大姐挽回生命，她慢慢

的能半靠半坐了，年底她便能扶着床沿移動脚步了，右腿雖未完全殘廢，但萎縮了，右腿比左腿要短七八分到一寸。走動起來有些跛，頂難恢復正常的是一雙眼睛，眼球外突，視神經痛，開始不敢用眼去看東西，因爲無論眼簾接觸什麼，眼球都發生劇痛，同時影響頭痛。此外，耳目口鼻時常分泌一種臭味紅黃色的沾液。她已成殘廢，既聾又瞎，但她的心是雪亮的，腦筋清楚，她熱愛女監裡每一個人，她稱她們是她的救命恩人，更歡喜安徽阿妹，她常常用手撫摸她們的肩，手，面頰，關懷她們的案情，表同情，嗚不平，或是嘆息，經常的問長問短，問寒問暖，完全和女犯們融成一體了。就這樣，她雖目不能視，但她知道了每個女犯的名字和身世，給她們以溫暖，希望，鼓起她們生存的欲望，同舊社會鬥爭的勇氣。那個年紀最小最好哭的阿妹也有『轉變』，並非她安於囚犯生活，而是在她生命中新添了一個殘廢的帥大姐，比生身父母對她還關切，她給她解釋她從來不曉得的道理，講故事給她聽，她第一次聽說中國鄉下的童養媳不只她們縣裏多，那個地方都一樣。因爲生她的父母窮，養不活她才賣給有錢人家作兒媳婦的，挨打挨罵。不是命苦，是中國的封建社會制度不好。

騙　局

一個晴天的上午，囚犯們的生活照常靜寂，突然突破了寂寞，全女監緊張起來了！

『帥大姐又要被提出去了！』都駭慌了！女看守扁着嘴，一聲不響，面上氣色頂難看。有的犯人想：『該不是綁出去槍斃吧！怎末會白日青天推出去呢？槍斃犯人都是晚上黑摸摸的提出去，用不着驚師動衆。』說是弄去受刑吃生活吧，掌管刑法的那個『活閻王』又沒出面，莫非是她男人托人營救她出獄？大家心裡近乎一種祈禱似的預祝：『伊得救了，有人替伊伸寃了！』有的女犯人，一想到她也許永不回來了，她們像遭到重大的打擊一樣。東猜西猜，沒點線索，等着瞧吧！一個吉凶未卜的疑問。

一個穿藍長衫的人，伴攙着帥大姐，轉灣抹角的進了一座客廳似的堂屋，一進三間，陽光充足，陳設簡單，桌椅乾淨，帥大姐檢最近的一把椅子坐了。右手屋裡似乎有人在低聲說話，她摸不定特務們玩的什麼花頭，總是想方設計來擺佈她，她精神很集中，等着應付一切將要發生的事情，等了一陣，忽然打裡屋慢騰騰走出來一個人，個子不高，穿的一件不乾不淨白由布長衫，一頂太大不合尺寸的禮帽蓋在頭上，帶着一付近視眼鏡，精神有點恍惚，朝着帥大姐走來，又不敢老老實實的看帥大姐，很蹩扭的說：

『大姐！聽說你被捕了。』她聽起來聲音很熟，但想不起是誰來。

『我是小狗子，你不認識我了吧！』

『哦！是他！』她立刻警惕起來！

『我也和你一樣，被捕了！』被捕了三個字特別說得響亮，『我們商量一下該怎麼

辦？』帥大姐想把他過細看一眼，眼珠立刻被陽光刺痛，難受極了，她只好把雙眼閉住！她覺得小狗子來得蹊蹺，冷聲冷氣的答道：

『捉住了，就是人家的世界，有什麼好商量的？』小狗子朝內室望了一眼，知道話不合胃口，十成沒有希望，但又畏懼居心賣弄奸計的特務不肯答應，反而影響對他的信任，爲了能够表白，他雖無能爲力勸化帥大姐，他搜索枯腸的找尋一套帶刺激性的話，硬着頭皮挑撥她一下。

『別的人被捕了，有人營救，化多少錢都成，我們班房坐了幾個月，屁事沒有，望都沒打發人來望一望……』帥大姐聽出小狗子抱怨黨不滿組織的情緒，先有點吃驚，怎麼有話當着敵人的面說呢？

『壞了！小狗子壞了，替敵人作說客來了』。她心裡好氣，頂着他說：

『人家是人家，我是我，當共產黨員是自願的，怕被捕，怕犧牲，就不要參加革命。』她硬生生的話，頂得小狗子滿臉通紅，裡屋的特務趕忙出來幫腔：

『還堅決些什麼，小黨員個個忠心爲黨，大頭子黨員都叛變了，把事情看穿，就那麼一回事，聰明人不吃眼前虧！』帥大姐覺得被蠍子刺了似的，火極了：

『造謠有筆造謠費，錢拿了，喝足了，吃飽了，跟猪羅一樣睏去，不用亂打主意。』

『儂敢罵人？』

『拾舉你叫你一聲猪羅，本來是些猪狗不如，沒有心肝的畜生！』因爲激動，她氣得全身發抖，口、目、耳、鼻又浸出了淡血水的沾液。

『娘個×！』特務暗暗罵道。

小狗子嗓子很低，怪可憐的說：

『大姐，我改天再來看你！』

『放屁，誰是你的大姐，希罕你來，可恥的東西，同敵人一鼻孔出氣，想來害我，滾出去！』

有個息事寧人的人在旁邊勸說：

『押回去！押回去！想通了，再弄來！』

『你們才不通極了，我早就想通了，爲黨犧牲是光榮的，該殺，該剮！聽便……。』

她一路不住口的罵回女監去，直罵得她口發苦，舌頭不能轉動爲止。女犯們慶幸她平安的回來，從她惡罵小狗子，惡罵特務的語氣中，懂得她的勢氣，挨罵的一定是壞人！但她們怎末也不會猜想出特務們剛才玩弄的一套把戲。帥大姐是女犯人中頂和氣的一個犯人，誰都沒聽見她罵過人。可是，自從她見了小狗子以後，帶回來一個壞脾氣，

無論見了誰就罵，就生氣。罵人竟成了她的嗜好似的，成天罵這罵那，從早到天黑，罵叛徒，罵特務，誰也不能阻止她，女看守也把她莫（沒）辦法，女犯們都歡喜聽她罵人！愈罵她們愈高興，好似聽一種莫明其妙的音樂一樣歡迎。她們肚裡的悶氣，都給發洩了，日子過久了，也有女犯人在背後議論：

『怕伊是快死了，臨死是要把氣出完的，不然，伊身體那麼壞，那來那股不疲倦的勁呢？該不是什麼廻光返照吧！』

一禮拜之後，又把她帶到上次見小狗子的廳堂裡，這回她一開始，氣勢很凶，她準備於臭罵一頓烏龜王八之外，找機會打小狗子幾個響嘴巴，洩洩她心頭的火氣，讓他下次不敢再來充當敵人的『說客』。殊不知這回出來接待她的不是上次那個特務，是一個更有禮貌，更斯文的面孔出現在她面前，一面招呼她：『請坐！』還以晚輩的姿態，端杯熱騰騰的茶給她，舉止溫柔，語言和氣，很關懷帥大姐的健康，細聲細氣的說：

『儂知道嗎？儂頂要好的一個女朋友，今天要來看儂！』

『誰？』

『黃勵！』他很注意帥大姐聽見這個名字激起的反應。

『黃……勵？』她糊塗了一下：『莫非她也……』。特務立刻抓住帥大姐情緒上的變化，更小心翼翼的柔聲道：

『認識嗎？伊說同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，以老同學略資格，想望望儂，和儂講幾句。』這一來，愈發把帥大姐弄糊塗了！

『難道是眞的嗎？不，不會的吧！』她堅決相信：當眞她做了對不住黨的事，還有臉來見我嗎？也罷！天下意外的事多哩！她處在半信半疑的狀態中，特務一目了然她的心情，認爲已進『圈套』。故意提高嗓門：

『黃勵！黃勵！』帥大姐忍痛鼓起眼睛盯住裡門，生怕看錯了人。幾秒鐘飛逝了，黃勵的影子也沒見，她眼球由於過份緊張的刺激，痛得睜不開了。

『看她有臉出來不！』帥大姐心裡着急！

特務更裝腔作勢的叫道：

『出來望望帥大姐有什麼關係，儂不是講過，你們好像親姊妹一樣嗎？』隔了幾分鐘，帥大姐撐眼一看，那有黃勵的影子，特務連忙愼重其事的申明道：

『大概是伊怕見着儂怕儂難過，但是伊盼儂把省委的地址告訴伊，也許能替儂設法，是不是？』

『見鬼！媽的，這回上了他的當，我以爲當眞有個黃勵，原來是唬我的！』把她氣壞了！

『見鬼！要你媽的什麼空城計？』特務看出帥大姐的表情發生了變化！還想敷衍一

下！假裝老實的說：

『黃勵，儂太不够朋友了，太對不住人，儂自家說要見帥大姐，我好容易把伊請來，怎麼又怕出來見一面呢……。』

帥大姐愈覺到被騙了愈更生氣：

『你媽才在裡面呢？你狗嘴裡叫出血，也叫不出個什麼黃勵，騙鬼！她是我們黨最好的女黨員！你眞下流無恥！』

『怎麼？妳以爲我騙妳？』特務假裝正經的嘆了一口長氣：

『伊心裡非常難過，担心儂略生命危險，儂太不懂人情；太不覺悟……。』沒等特務話說完，帥大姐不住嘴的唾了那傢伙滿臉的唾液。

『不識抬舉的東西！』拍的一耳括子打在帥大姐臉上。假斯文面孔頓時變了副惡鬼相，樣子很凶。

『下流無恥的東西，你打得我臉痛，你打不掉我的革命氣節，你在共產黨員面前，沒有立足的餘地。我恨不得把你吞了。猪狗不如的東西！同你搭話，降低了我的身份！滾你娘的蛋！』一席話罵的他啞口無言，只得把桌子捶得乾響，壯壯自己的身威，但終是外强中乾，那裏抵擋得了帥大姐語正詞嚴的氣勢。

特務們在帥大姐面前低頭了，心窮計絕，乃於十一月中旬押解她到南京憲兵司令

部。

南京憲兵司令部

第一天脚鐐手銬的笨重使帥大姐行動感到非常累墜，她疲乏，瞌睡，剛一合眼，衰老的父親，立在她面前，似乎很生氣的樣子，她驚喜掙扎着起來，想馬上向她父親說：

『我不愧是你教養出的女兒，我沒有在敵人面前屈節，你老人家該高興，爲什麼生我的氣呢？』她慢慢地，一步一步拖着脚鐐走到父親跟前，清清楚楚看見父親滿臉淚痕，滿臉皺紋，焦黃衰老，她心酸，年邁的父親仍如她在家時一樣的慈祥，只是臉上蓋滿了愁雲，她撑不住放聲痛哭起來了。傷心得很，老父用手撫摩她的頭髮，肩背，使她感到蜜一般的慰藉。把要流的眼淚都流完吧！

『不用哭！跟我回去吧！我是來接你的，十多年不見了……。』

『我沒有自由了，我是一名女政治犯，怎麼走得出去呢……。』

恍惚他父親拍拍胸脯：

『有我！』

她就心的舉目一望，周圍什麼人都沒有了，眼前顯出一片荒野，脚鐐手銬竟不翼而飛，頓時全身感到輕鬆愉快，月光如晝，照着遍地鮮紅的野花，她同她老父牽着手只顧

拚命逃走脫險，突然一朵烏雲把月光遮掩，迎面颳起大風，風勢愈颳愈大，天昏地暗，漆黑一團，老父跌倒了，她用盡全力扶他，像生了根一樣也扶不動，幸而風勢漸小，雨點却大顆大顆地打在她的頰上，冰涼，她清醒的知道：

『逃不脫了！』又絕望的大哭起來！

外面寂夜的聲響把她從夢中沙醒，臉上猶有淚痕，月光射滿了囚室。自從入獄以來，她從未感到如此淒涼過，她有意重溫夢境，怎麼也不行，十多年不見面的父親，幼年時代的事，恍如昨日，像亂麻一樣攪纏不清，她想念生身的父親　唯一的親人。

清早一起身，帥大姐很詫異，她格外的備受優待。一個姓包的，送來煉乳雞蛋，表示極誠懇的關心她的獄中生活，並在語氣之間，流露出很爲她報不平的樣子，好像她的被虐待，南京憲兵司令部很不贊成，再三叮嚀獄吏關心她的健康，囑她自己好好休養，那阿諛的下流相差一點口水順着口角都滴下來，自誇自談：『一切問題好解決』，帥大姐一眼就看出：此人來路不正。愈聽愈生氣，巴的一口唾沫飛在那人臉上，順手把煉乳雞蛋擲到地下，蛋黃蛋白滿地流。濺了姓包的一身。煉乳罐頭在地上打滾，姓包的抖了一下長衫，顯出極有涵養的樣子，嘻皮笑臉的說道：

『剛進來的，都這樣，過幾天自然會好的！』

他似乎看慣了這一套舉動，不但不生氣，反而泰然自若，想藉此討好，與帥大姐拉

搭上一句話，也算莫大的成功。帥大姐對這厚顏無恥的東西，罵都懶得罵，乾脆一個不理，那傢伙討了一頓沒趣，就溜了。

幾天之後，她聽人傳說，小冀在牢裡，據說從北平捕去的，她設法要接近小冀，她知道憲兵司令部被捕的同志不少，此地對付犯人的手段更毒辣更多樣。怕幼稚一點的同志上敵人的當，有一次出去弄開水，藉故走小冀面前過，只輕輕的說了一句：

『要堅持自己的立場！』

不知怎的，當天下午，帥大姐竟被移住『獨居室』了。說是有人看見她鼓動政治犯，幸好小冀的名字尚未提出，從次，她自己注意行動，恐因此影響其他政治犯的安全，她了解憲兵司令部的監獄，比別的森嚴得多，特務滿佈，每個犯人的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行，都被人經常注意，被人查覺，有時犯人們的消息，都不知道是怎樣洩漏的。像帥大姐這類要犯，更是他們集中注意的目標，但仍繼續優待，照例每天派人送來煉乳鷄蛋，帥大姐爲這事很生氣，每送一次，她摔一次，只喝一碗豆漿，其餘跟別的犯人一樣，一切『優待』都被她拒絕。煉乳鷄蛋的事，整整的麻煩了她一個月，全監獄都鬧翻了，囚犯們都傳爲佳話，佩服她堅貞不移的骨氣。

獨居室的間壁，不久移來一個蚌埠的市委書記，是憲兵司令部名冊上註名頑固不化的分子，身體很壞，從不見他出來，帥大姐借看病爲名，打他的獨居室經過，她留心的

看了他一下，一副十分衰弱憔悴的面容，他身體單薄極了。她懷疑這同志的生命，能延續多久呢？她回到獨居室躺在床上，翻來覆去，一夜未合眼。

次晨，送煉乳鷄蛋來了，她破格的收下了。

『拿敵人的東西，救同志的命。』她主意拿定，先把一半煉乳鷄蛋送給女看守，女看守高興極了，馬上問她要不要開水喝？帥大姐搖搖頭，一把手拉住女看守，央她把另一半東西送給間壁蚌埠的市委書記！

『快死的人了！多可憐呀！』女看守先是不願意，怕牽連自己，可又捨不得嘴邊的一塊肥肉，準備做得秘密些，人不知，鬼不覺，她答應了帥大姐的要求。姓包的聽說帥大姐每天把煉乳鷄蛋都收下了，他以爲發生了『變化』了，不禁佩服起自己『貫澈始終』的精神，逢人便吹他對付共產黨的本領，驕傲自己的辦法聰明，不消說上峯更會器重他的才幹。心裡愈想愈舒服，嘴勤腿勤，每禮拜得去看帥大姐，每回夾七夾八，不三不四說上一些胡話，無非勸帥大姐保重身體，注意營養；總提醒她：『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』從不涉及政治問題。帥大姐決心要滋補蚌埠市委書記，只要姓包的不從政治上做文章，她也不給他難堪，每回讓他自吹自唱一陣走了。姓包的確信帥大姐是接受『優待』了。

判　決

一月七日帥大姐正式過堂，兩旁衙役端立，威風凜凜，儀式森嚴，法官升座，讓帥大姐坐在地上聽審，她聚精會神的等了半天，法官才問：

『你是陳王氏嗎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爲什麼不說實話？』

『爛舌根的才撒誑，』

『好！你說實話你什麼時候担任共產黨江蘇省婦委？』

『我不懂什麼黨不黨，委不委！』帥大姐理直氣壯的說：

『這是不是你的口供？』

『口供？我沒有口供。』

『這是什麼？』法官把口供的紙抖得沙沙地響。

『那是揑造的。一進去，不問青紅皂白就坐老虎橙，踩槓子，灌洋油水……什麼刑法都用上，有我說話的餘地？』

法官似信非信的樣子，叫衙役把帥大姐扶起來，端詳了半天。

『傷了腿嗎？』

『你沒有長眼睛嗎？』她氣不過法官的裝腔作勢的樣子，法官沉下臉來：

『怎麼打成這樣子？國家還有王法麼？』陪審的原告沒有作聲。

『豈有此理，豈有此理。』森顏厲色的責斥。帥大姐對法官的僞善行爲：滿口國家王法，一肚子的男盜女娼，禁不住冷笑幾聲。衝破了法庭森嚴的氛圍，使法官震動，鎭坐不住的樣子，衙役們也被女犯人的膽量嚇了一跳！法官宣告退堂，不到五分鐘，法官升堂宣判。帥大姐留心的聽法官判她什麼罪？等了好半天，法官沒有做聲。她開始奇怪起來，約有二三分鐘的靜默，法官嘴裡擠出四個大字：

『判雙無期！』

『雙無期？什麼叫雙無期？』女犯人一時糊住了：

『莫非這輩子坐不了，下輩子還坐不成？簡直不通！不知是那一朝的王法？』心裡暗中發笑，一抬頭，瞧法官那副十足的阿Q像，忍不住狂笑起來！法庭上，迴旋着女犯人爽朗的狂笑，法官大吃一驚：

『她瘋了？』

『你才瘋了……我問你，什麼叫雙無期？』

『帶下去！』

自從過堂之後，她的囚犯生活，反倒安靜，精神狀態不那麼緊張。時令慢慢轉入秋涼，冷風刺骨，帥大姐被病魔纏住，渾身筋骨痛，動彈不得，女看守活動讓她就醫，她不答應。

『活着受活罪，死了算了。』這是她拒絕就醫的理由，一天僅喝一碗吃不飽餓不死的稀粥。成天躺着！

有一天，姓包的來探望她，做出十分關心她的病痛，病勢很沉重，非治療不可，他自願爲她奔跑，籌足一筆可觀的款子，好讓她安心進南京中央醫院治療，並且向她擔保，病愈之後，不要履行什麼『手續』，可以回家鄉去。只要不再從事於政治活動，願幹什麼就幹什麼，完全『自由』。

『留得青山在，不怕無柴燒！』望她三思。

『一思也不思，滾你娘的蛋！要殺就殺，沒有二句話。』姓包的堵住嘴了，但他還不死心，還在肚裡打算盤，挽回僵局。

『滾出去！可恥的東西！狗屎不如，把自己放的臭屁收回去！』

這場惡罵，許多犯人都聽見了，好像爲大家心裡出了一口怨氣，帥大姐成了政治犯心目中崇拜的人物。監獄中時刻在生長着反抗憲兵司令部的力量，於是憲兵司令部不得不把這位倔强的女共產黨員，送出憲兵司令部，轉解模範監獄！

在押解途中

押解她的憲兵，有副忠厚老誠的面孔，帥大姐絲毫不放鬆機會，向他宣傳：

『你們聽聽，這黑暗的社會，吃人的世界，還讓百姓活麼？那些王八蛋特務，幹最下流的事，你看看，他們用私刑把我打成這樣子：死不死，活不活，殘廢又不全殘廢，天知道，我幹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呀？不錯，我是女共產黨員，正大光明的相信共產主義，要解放自己，解放窮人……。』她滔滔不絕的邊說邊走！同時也留心押解她的憲兵的反映，隨在他們身後的人，愈聚愈多，他們緊跟着女犯人走，留心聽她口裡說的每句話，先是憲兵趕走尾隨在身後的一群人，誰知愈趕愈多，簡直被路人圍的水洩不通，帥大姐興奮極了，爽性拉破嗓子叫起來：

『我是女共產黨員，幫助女工們要求增加工錢，她們都餓着肚子吃不飽飯。我沒有幹什麼壞事。反動特務們就把我捉去坐監。你們看，把我打成什麼樣子？我也是人生父母養的，有血有肉，有兄弟姊妹，他們還不知道我在受罪，要是知道，一定傷心得很！各位先生，你們家的也有好心腸的人，也有爲窮人抱不平的人，看見人家好多人餓肚子，會吃不下飯去的。只有那些軍閥、官僚、政客，發財人才沒有良心，把窮人不當人看，恨窮人，整窮人，巴不得窮人都死光，心裡才舒服！各位先生想一想，衣食住行，

那一件離得了工人窮人！沒有他們，還成個什麼世界……。』

帥大姐的面頰，興奮得發燒，四肢有些麻木了，聽衆有被感動得流淚的，有人掏出錢來替她僱黃包車，竟有人敢伸手扶她上車。兩個憲兵駭暈了，手忙脚亂，怕出事，催着黃包車夫快走！好擺脫群衆尾追！誰知聽衆驅不散，趕不走！隨着女犯人的黃包車，一直跟到模範監獄，帥大姐在車上發了一陣暈，瞌了一歇，手足不麻了，頭腦清醒，看見四周的人還沒有散，自己覺得已是綁赴殺場的犯人了，以後再沒機會說話了，要利用機會來宣傳！

『死特務沒良心，害得我好苦，這些傢伙沒有心肝脾臟，不是人生父母養的，披了一張人皮，專門害人，吃的人肉，喝的人血，比大糞還臭，心比煤炭還黑，看見銀子叫爹，看見金子叫娘，這批畜生不死，窮人活不成了……』直到她聲嘶力竭。

她終於回到工作崗位

抗戰爆發之後，帥大姐從模範監裡保釋出來，她的身體經過九死一生的折磨，已經衰弱到了極點。直到她健康重新恢復，馬上又參加到黨分配的工作崗位上去，但衰弱，多病。時常拖住病體做工作，她閒不得，閒一下，覺得誤了黨的任務，始終努力不懈，

這就是中央婦委的委員之一，我們大家所敬重的，全心全意爲黨工作的帥大姐。

一九四五年二月八日初稿完成

一九四九年三月於北平重改

國立北平圖書館藏

FEB. 1 1 1950

57.83
93=2